成功工作的
祕訣
達人生有意思书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机场购物群
- 疑心病
- 社交强迫症
- 抱着传真机休假
- 派对病人
- 怪人一箩筐
- 家庭CEO
- 说脏话的老板们
- 仪式化生存
- 得"忙"病的人
- 当工作高于一切
- 以公司为圆点的生活
- 是福利，还是阴谋？
- 榨取你所有的剩余价值
- 新版妻离子散
- 把工作带回家？
- 当忙到没有生活
- 健康生活成了幻想？
- 家庭观念算老几？
- 让你们单身去吧
- 朋友没空相见
- 度假也需要攻略
- 当朋友全是同事
- 精英们的乏味生活
- 把生活外包
- 永远有人非议你
- 成为流言主角之后
- "那样的人"
- 职场坏人
- 端茶倒水的后果

- E-mail大战
- 斗争的快感
- 踢人游戏
- 马屁有道
- 不能拍的马屁

机场购物群

机场购物群

你能想象在机场大厅或者候机厅里摆着的奢侈品服饰是谁买的吗？游客？阔佬？出国打工仔？如果是香水、配饰等数百元的小额物件，也许是。血拼意犹未尽，再补充一点货色，也是常事。但如果是数万元的套装或衣服，就一定不是。因为机场的服饰比外面街市专卖店里的要贵出许多，而且款式也不是最新的，为何到那里去当冤大头呢？

偏偏就有人甘愿当冤大头——经常飞来飞去的金领们。

最近碰到好几个忙得没时间睡觉、没时间会友、没时间见亲人的高级经理，一天从早到晚十几个会，连吃鱼翅、燕窝都毫无胃口。因为都是带着任务去的，一顿鸿门宴吃得神经紧张、脸部肌肉笑到酸痛，哪来闲情逸致品尝佳肴？

于是被人问到一身名牌披挂哪里购得时，只好面色尴尬地说："机场买的。等飞机还有20多分钟，正好休息休息，逛逛商店。"

有些经常商务旅行的空中飞人甚至很享受出差的时间，因为只有在飞机上，手机才是关机的，没人打扰，可以静下心来读一读书，或者好好睡一觉。只要没有公务搔扰，连飞机颠簸都可以忽略不计。不过比起在飞机上还用笔记本辛勤耕作的忙人来说，他们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为了高薪与高地位，一个人究竟愿意付出多少呢？

一周工作80个小时？每周飞行两次？天天应付自己很讨厌的人并且还要笑脸相迎？与喜欢当众表演打情骂俏的男客户演对手戏？陪酒……

或者像《欲望都市》的凯瑞和台湾某女大学生一样，陪男人睡觉或者亲自到三陪小姐阵营里当卧底，一切以研究人文科学的名义。仿佛冠上了"研究"的帽子，这样的行为就变得高尚起来了。就像是《魂

断蓝桥》中，女主人公为了生存下去，等待恋人的回归，不惜去出卖肉体就应该得到同情一样。

与其寻找理由还不如坦坦荡荡地说出：我这样做是为了得到成功，维持高雅的生活。就像金领们那样，自豪地说：我忙得只好在候机时买衣服，但我很成功。

英国一个纪录片中有个妓女就很坦荡，她对着摄像头自豪地说，我做妓女，是因为我热爱性。据她的朋友介绍，她的确很享受性，她的前几任丈夫都是因为满足不了她的要求而提出了离婚。与前者比起来，至少她真诚。

当然，在机场购物的成功人士还没有付出到这种地步。他们付出的只是时间、精力，或者还有一些亲情和友情。

我有个同学，为了享受同窗之谊，十分踊跃地加了所有同学的MSN，跟他说话时却发现他有一句没一句的，而且常常是半天之后才反应一句：对不起，刚才接了一个电话，上午你说什么来着？几次之后，许多人把他阻止了。因为屡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大家都觉得回复他没有意思，不回复又不太礼貌，索性看不见他完事。

出差症候群

年初到现在，我一直待在同一个城市里。日复一日在家－办公室－餐馆－超市的流水线上劳作，像只资深工蚁。很没有出息的样子。

之所以有这样的失落，或许是因为前几年平均每两个月出差一次。去哪里，已经不重要了。记忆犹新的是方便起见换上的利索的裤装、安全起见调动的高度警惕、效率起见加速运转的脑细胞。整个人像升级版的MSN6.0，功能强大。

没到目的地时，狂打电话；到了目的地后，疯狂见人；还喜欢玩点忙中添乱的刺激游戏，把密不透风的日程表再拧拧干，偷出一段空间见几个私人朋友，如果再能用公费买单，就真正花无缺了。最后一天拉着行李箱登机的时候，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回味几天的冲锋陷阵，感觉自己很"白领"。以"白领"之心度"金领"之腹的话，我的顶头上

司不知又是怎样的感觉。他最常见的E-mail是向全公司通知他10天之内的行程：8月1日18：00某航班，某酒店；8月3日20：00某航班，某酒店……一封E-mail，同时抄送若干目的地的员工，兴师动众。感觉上像是旧时贵妃娘娘要出来省亲了。

赚了"省亲"的荣誉不说，还可以捞到这样的口实：Travel实在太多，忙得喘不过气来。据说小超人李泽楷有一年搭乘飞机160多次，平均２天半就要飞一次。但我想他的心理和白领金领会有所不同，因为后者飞掉的是公司的钱，而他飞掉的是自己的钱。

但小超人一定不会因为心疼这点钱而不飞。飞来飞去，多大的动静呀，满世界人向他行注目礼，封他"小超人"的荣誉称号。若是就此歇息，守着那一大堆钱过日子去了，还有谁知道他呢？

他还是他吗？

疑心病

疑心病

容易紧张的老板通常都有疑心病，把自己搞得神经兮兮，把自己的下属也搞得很紧张。

有个女老板喜欢工作到深夜，并且丝毫没有时间意识，不管想到什么事，都会立刻给下属发短信。我的朋友有幸收到过这种午夜短信，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过是告诉他第二天下午要开一个临时会议，那时已是夜里12点半，我的朋友收到短信后，打了个呵欠就把手机放在一边。结果2分钟之后，又来了一条，再过2分钟，又是一条。内容都是"等你回复！"

没有养成回复"收到"习惯的朋友只好发送了一条"收到"。他知道，否则女老板这一整夜都会持之以恒地"等你回复！"没接到对方的收条，女老板会习惯性地怀疑：对方会不会没收到？

自己开公司的小张则把公司所有雇员纳入到"怀疑对象"的范畴，怀疑他们盗窃公司机密，怀疑他们虚假报账，怀疑他们在外面另有兼职，怀疑他们正在为不久后的离职做准备……为了打消自己的疑虑，他采取了一种相互监督的机制，并在公司设置了匿名信箱，鼓励员工相互告发。

事实证明，他的怀疑只有最后一项被证实了。他公司的员工走的走，跳的跳，平均两三个月就要换一批人。不知道究竟是员工的不忠导致了他的疑心病还是他的疑心病导致了员工的不忠。

遇到过太多磨难的人也很容易得疑心病。同事的妈妈，一个上过无数次商家促销的当的慈祥阿姨，现在无论去哪里都要带着自己的方便称。最夸张的是，她甚至在买镜子的时候，都要事先量好样品镜子的厚度，藉此防范商家以次充好。

还有的人喜欢怀疑自己。有个大公司的市场总监，喜欢一遍又一遍地讨论推广的创意。他通常的会议流程是，第一天，讨论出第一个

创意；第二天，把第一天的工作全盘否定，推翻重来，讨论出第二个创意；第三天，推翻第二天的，讨论出一个不太成熟的第三个创意；第四天，对第二、第三个创意统统不满，又重回第一个。往往是连续几个通宵之后，最有价值的还是第一个通宵，之后的几个都是白熬。

但他并不这样想。因为如果不做这些无用功，他在第一个通宵之后，会怀疑自己是否没有尽力，会怀疑同事是否在敷衍他，会怀疑这些创意是否只是地摊货，然后就会连续几夜失眠。与其一个人失眠，不如大家一起熬熬夜喽。累到精疲力竭时，疑心病也就自然而然地衰亡了。因此对有些人来说，没日没夜的加班、开会，有时其实不是为了工作质量，而是在与自己的疑心病抗衡。

社交强迫症

社交强迫症

结识新人、扩大人脉网络，是职场精英社交生活的主要目的之一。

有位精英已经总结出这样的经验："接过对方的名片，如果是和自己同行业的，并且是相同的工种，基本可以不必再相互浪费时间。赶快拜拜，另觅良友。"所谓良友，指的是同一个产业链上不同环节的朋友。比如IT产业，做技术开发的应该重点结交代表风险投资方的或者IT设备供应商之类的朋友，而做文艺的，就应该多认识艺术品代理商、展览主办方或者大收藏家之类的朋友。

如果每个人都有这般清醒的头脑和如此明确的社交目的，中国的社交生活一定不会这么繁荣昌盛，因为这意味着人人都会有选择地社交，和自己有关的，就社交一下，否则就拒绝社交。

然而实际情况是，就算你头脑清醒目的明确，周遭却少有同样精准的社交场合供应。不管是行业聚会还是私人派对，你都能遇到从房产到医疗器械，从咨询到灯具制造等五花八门的专业人士。偶尔遇到一个特别专业的行业聚会，来的又都是和自己同一个工种的战友，相互提防都来不及，社什么交呀。

因此就有了一堆社交强迫症患者。根据中国当下社交场合定位有欠清晰，社交人群分层不够精准的特殊现状，他们定下一道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社交原则，聚会无论大小，派对不管公私，酒水自理也好，有免费酒水供应也好，一律通吃。反正就是不能漏掉任何一个自己应该认识，或者最好认识的人。

甚至对某些人来说，去认识人，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生活内容。如今常常可以碰到"天下谁人我不识"的神人。从杨振宁到上海市某区区长，从巩俐到著名风投公司的总裁，没有他不认识的。就算目前暂时拿不出对方的手机，也可以通过他们的小姨子、以前同事的老公或

者他的一个哥们儿把对方找到。为了拥有这样的荣耀，这些社交强迫症患者对于各类社交场合的嗅觉灵敏度，比8万人体育场外的黄牛们对于各类演出更胜一筹。

曾经有位朋友受邀出席半商务半私人性质的晚宴。不知何故，此事竟被他的一位同行打听到了。因为了解到将有一位IT行业巨头出席这个晚宴，同行央求他带自己一起出席。尽管觉得此举有些荒谬，并且对于晚宴主人来说也不够礼貌，但在征得晚宴主人的同意后，这位朋友还是带着同行去了。可他还是很不理解："他甚至都没机会和巨头说上一句话啊，只是换了名片而已。有什么用呢？"

有很大的用处。在以后的无数个社交场合中，一定会有这样的传言出现：他和那位IT行业巨头很熟。对于社交强迫症患者来说，这种荣誉也许就是最大的用处。

抱着传真机休假

抱着传真机休假

在国家单位工作时，并没有感觉到休假的必要性，大概是因为工作压力没那么大，而且花在生活上的时间比较充裕吧。

这里提到的"生活"，无非是指看电视、和家人一起吃饭、逛街、散步等与工作无关的事。因为这些看似简单的琐事，在外企里，就成了神圣的私生活，就成了妙不可言的人生享受。

由于晚上七八点钟下班是稀松平常的事，每天离开办公室，照着街灯从城市这个角落的格子间窜到另一个角落的安乐窝时，已是心力憔悴。胡乱吃个晚饭，看个电视剧尾巴，心思渐渐模糊，然后夜半醒来关上一直开着的电视机。再一睁眼，已是上班时分。

当这样的日子成为机械的重复时，休假的欲念会不可遏止地油然滋生，甚至已经成为工作的原动力，就像马戏团的猴子对零食的渴望一样。

好不容易挨到休假时节，却总是分身乏术。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一个客户接一个客户……在这种紧要关头抽身休假，是否会被认为缺乏工作责任心呢？这时，如果老板再不失时机地给点精神鼓励，说不定就一时糊涂心生士为知己者死之念，或者误以为公司会回馈这种义举，于是休假就被无限期顺延下去。

也有的公司干脆鼓励员工放弃带薪假期，条件是偿以三倍日薪。一边是休假，意味着花钱，一边是工作一天，相当于工作三天，报酬可观。痛苦的选择。

如果后一种情况算是利诱，那么前一种情况可以称作情逼。反正就算你休假得逞了，也不让你干干脆脆无牵无挂。要么对公司有负疚感，要么对那高额日薪追悔不已。

在这样的形势下，总有一部分人向剥削者妥协，"主动"放弃自己休假的权利。也总有人有股革命的大无畏精神，任你利诱情逼，我自

岿然不动，拍拍屁股走人。有位公关公司的女孩说的好："谁离不开谁呀？你走了，公司照样转。"洒脱得不得了。她休假的时候，一定会把公司配的手机、笔记本电脑忘在公司里，就算有事找她，也是妄然。

其实她是个责任心极强的女孩，但她这样做也有自己的原则："我必须得有属于自己的一段时间。"

然而也不是人人都能像她这般洒脱，尤其是在办公室里身居要位的人。人一走，茶就凉，谁知道在休假时会有什么风波出现。这大概也是某些公司高层不休假的原因。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兢兢业业呢。

有个公司的市场部经理在休假前吩咐助手，一切事情等她回来再说，结果市场部在3周内停止运行。但她也是个神人，居然在回来后把一切摆平，公司里一丝一毫的埋怨都没有。

搞不定的人怎么办呢？只好带着手机、手提电脑、Palm一个都不能少，保证国际沟通24小时畅通无阻。有位凡事都要插手的经理竟然还想带着传真机，以便在电脑出故障时，可以监督各类文图文件。

他那次是去尼泊尔登山。难以想象，他会怎样背着传真机去登山。

派对病人

派对病人

有些人分不清楚工作、派对和生活三者间的关系。也许工作是为了生活和派对；生活必须有工作和派对；而派对是为了更好地工作和生活。

但这仅仅是也许而已。

派对病人才管不了什么"也许"不"也许"，只一味忙于落实自己的派对原则：不放过任何一个派对，不错过任何一张不认识的面孔，不漏听任何一句能证明自己在场的话。

这三个原则，落实起来远非易事。

一是并非所有的派对都有邀约，尤其是跨行业的。这个问题，派对病人是这样应对的：不怕不邀请，就怕不知道。只要知道有这么个派对，打听到会有哪方面的人出席，城中朋友问上一圈，总有人认得其中一两位吧。如果还未如愿，就朋友的朋友，朋友的同学、亲属、同行一起上。只要有一个突破口，请求顺带捎上自己，不就搞定了？

二是并非有时间认识所有的人。这个问题自然也难不倒派对病人。他们的绝招是，主次分明，兼顾其他。派对中那些众星捧着的月亮们，是一定要去结识的。很可能见诸次日报端的"月亮"们，将是派对病人亮过相的最有力的证据。然后大月亮、小月亮、大星星、小星星依次拜访，换张名片，说句Hello，再飞快地转到下一位面前。

三是总有没头没脑的话，总有不明所以的笑声。但派对病人有"不耻下问"的谦虚品德。不管走到哪一堆人中间，总能听到他们一边附和着大笑，一边提问："哈哈，实在是太好笑了。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来着？"让人欣慰的是，每次都有人愿意把刚才欢乐的根源重述一遍，并有把握让派对病人再多笑一遍。

有时派对病人面对着一摞摞700张装的名片盒时也会纳闷：为什么每天见那么多人，却又不记得其中任何一个人呢？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Comeonbaby，let"sgoparty！

怪人一箩筐

怪人一箩筐

我们中国区总经理很怪，白天谈生意精刮老辣，晚上就像迷途的羔羊，躲在办公室一角打电子游戏。除此之外，他还喜欢窜吧和夜里看房子。

说他"窜吧"，是因为他在一个酒吧的时间永远不会超过1小时，通常是细水长流地打发完一杯酒就跑路了，跑到另一家去。他喜欢看房，主要是因为他热爱房地产投资。一次陪客户泡完吧后，他兴致大发，拉着我们走街串巷看房产去，友情出演房产投资顾问。害得大家逛到凌晨3点才回家睡觉。有人抱怨：他没家庭，就误以为大家都没有家庭。

这个脾气，跟他的顶头上司——欧洲总部国际部总裁很像。那家伙时常欧盟时间下午6点致电给他，时值北京时间凌晨1点，研究总部刚结束的会议上的指示。自己过欧洲时间，就误以为全世界都过欧洲时间。

有个大公司部门主管给自己儿子过生日，请来爵士乐队助兴，结果儿子和自己的小朋友们对此不感兴趣，跑到一边玩过家家去了。主管挺失落，当场训了儿子一顿，骂他不懂礼貌，儿子大哭着逃走。生日宴会沦为一场父子悲情戏。这个爸爸，自己喜欢爵士，就以为连婴儿都喜欢。

不过宴会上还有一个怪人，是个私企老板。因为自己的儿子是小主人的幼儿园同学因而受邀。他意外地发现一个下属也在场，于是蹭过去，开起现场会来，研讨一个项目计划，害得下属捶胸顿足，后悔不该带孩子来这个乱七八糟的鬼地方，白白加了一晚上班。有些老板就是这样，在公司里当老板，回到家里还当老板，并且在餐桌上，在酒吧里，在派对上，甚至在卫生间里，依然颐指气使地做着老板。

家庭CEO

家庭CEO

管人的人和被管的人讲话的口气是不一样的。前者习惯了质问缘由，出口就是："到底怎么回事？"来势汹汹。后者习惯了做出解释："这是因为……，不过……，但是……"，唯唯诺诺。

与一位品牌经理吃饭，买单的时候没送水果。看上去斯文秀丽的品牌经理顿时沉下了脸："为什么没水果呢？为什么上次有呢？"直到把餐厅经理叫来训话并享受完免费水果后，方才罢休。然后对我笑着说："倒不是贪这点便宜。要么有，要么没有。一时有，一时没有，这算什么呀？"有如对待她管辖的品牌，一瓶一罐都是标准化生产，质量绝对稳定。

写字楼里的意念和语气跟随着主人来到餐馆，来到酒吧，逛了商场，上了出租车，最后回到家里。寥寥几个家庭成员，顿时分裂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两个阵营。前者喜欢使用祈使句：放点音乐来听吧，把房间收拾一下吧，做点辣的吃吧……后者习惯说："好的"，然后快手快脚地做事，或者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般闪烁其词："房间并不乱啊……，太辣了会不会好吃啊……"

有个自己开公司的女子说："用惯了的语气，很难改过来。"我绝对相信她并非有意对家人不敬，但她对家人常用的句式是："老公，20分钟后来接我。""妈，为什么做菜老是盐放得太多呢？说过多少次了！"听上去像对司机讲话，或者教训一个屡教屡错的员工。但没办法，长期处在管理状态中，入戏太深，出不来了。

一山容不得二虎。一个家里也只能有一个CEO。如果碰巧另一个也是个针尖对麦芒的主儿，就只好一个董事长，一个CEO，每天坐下来开家庭会议，探讨家庭发展的长远规划，探讨每个人的职责权利的具体划分。那具体的买洗烧等鸡毛蒜皮的家务事到底由谁来做呢？实在不行，再外聘个基层的家庭成员算了。

说脏话的老板们

说脏话的老板们

如果不是听认识的人述说亲身遭遇，我很难想象经常在电视上出现的明星经理人当中，竟有人有说脏话的爱好，尽管他们在公众场合优雅斯文。有的只是爱说标点符号类的脏话，当然比国骂要脏得多的那种，有的不仅爱用脏话抒情，还喜欢在教训下属的时候一边骂一边吐着脏字，比如："你猪脑子啊"、"我×"之类。

有人因此辞了职，宁愿到薪水低一点的地方工作；适应能力强一点的，就把自己变成鸵鸟，听到这些话时自动变成聋子；适应能力更强的，则主动迎合老板的这一兴趣爱好，把自己也变成爱说脏话的人，算是"社交脏话"，就像钱钟书在《围城》里刻画的八面玲珑的校长高松年：他能对政治系的师生大谈国际关系，能和文学系学生探讨"诗歌是民族的灵魂"，和军事教官谈话，"他妈的"也会脱口而出，那教官惊喜地刮目相看，引为同道。

心理学家认为脏话和侮辱性的手势能缓解人的激动情绪，这大概是为何大权在握的老板们肆无忌惮地享用这项福利的原因。但对于员工来说，这完全是一种精神暴力，在心理与精神层面被摧残被凌辱——与此相对应的是，一般爱说脏话的老板给的工资比较高，或者活儿相对轻闲以及时间比较自由，否则谁会待得长久呢？

此外，老板说脏话的成本很低，而且在员工因此向人事部投诉时，老板也容易被公司偏袒，到最后肯定是下属吃亏，丢卒保车吧。你指望靠老板用脏话骂你的录音去法院告他，并索取精神损失费？没戏。中国法律的规定是：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至于几句脏话能否让你受到"伤害"，就更是难以鉴定了。再说，脏话老板还可以挑衅你，受不了你走啊，我又没有强留你！因此委屈全部都得由员工

抗着，被老板的脏话骂了，要么默默地走，要么忍气吞声地留，反正被骂了就这么白被骂了。

我见过一个长相清秀的上海女孩忍受这种经常的辱骂长达3年之久，她的精神支柱是这个老板很能干，跟着他能学到东西。幸运的是，她没有学习他的脏话习惯。还有个年轻气盛的市场部女专员勇敢地选择了骂回去。在又一次被骂了"×，你怎么比猪还蠢"后，她不假思索地回应"你才比猪还蠢"，并当即决定：大不了老娘不干了。结果很有趣，被她骂的老板当场愣在那里，冷场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并且没有再为难她。大概觉得她"×，有种"吧

仪式化生存

仪式化生存

对于新近升任总经理的张先生来说，每周的公司例会已经不仅仅是会议那么简单，它更像一场仪式。他会为这场仪式精心准备好万宝龙的钢笔，系得饱满的领带和练了一早上的带命令口气的语句。在气氛肃穆的会议室里，在众多又敬又怕的眼神里，这场仪式会让他体验到这个新职位给他带来的额外的快感。

在张先生的感觉中，自己已经当上总经理这件事并不真实，仪式所带来的眩晕与膨胀，满足与尊严感才更真切。张先生的这种快感，应该和沐猴而冠的那只猴子的快乐有些类似吧。

对有些人来说，生活本身并不重要，生活的仪式才更重要。

不久前遇到一位以前的同事，她最近跳了槽。问她到何处高就，她甜甜地说：我会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下面有三四个人。至于这个新工作本身她是不是喜欢，新公司有什么过人之处，她并没有提及。可以想见，她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外面围几个下属，就像一幅由她亲自主演的剧照，演绎出她想象中的职场光圈。能够按照这个剧照的样子在职场打拼，是她的梦想，至于做的是什么事，这份工作自己喜欢不喜欢，这并不重要。

有个做生意的朋友每年都会去最近的寺庙烧香，并且在春节假期之后，在公司举行一个小小的仪式，在财神面前供上一只烤乳猪，一些水果，一些甜点，希望公司新年大吉。他的这个习惯是几年前养成的。据说那时他生意不顺，听从别人的建议，也搞了这么个仪式，结果那年真的时来运转。

从此之后，他逢神便拜，哪怕是到了脚底按摩的店里，也会在人家设的香案前拜上一拜。对这种仪式的尊重，似乎已经使他拥有了一种信念，他相信他的诚心一定会感动上苍，保佑他财源滚滚。奇特的是，这种信念似乎已经蔓延到其他方面，他好像真的比以前更有自信

了，无论是在知识的把握、方向性的决策还是谈判的技巧上。不知道这是上苍赐给他的礼物还是信念带来的副产品。

情人节，女朋友没有收到爱情的礼物，跑来哭诉。虽然她的男朋友平时够体贴，接她下班，分享她的快乐与烦恼，并且几乎所有的闲暇时间都和她在一起。但是这个傻小子忘了她不仅仅需要这些关爱，还需要一个仪式——来证明他对她的爱。

对这位女朋友来说，她的情人爱不爱她，她不确定。送花、送巧克力、送戒指之后，她才能确定。

得"忙"病的人

得"忙"病的人

"忙"这个字，估计可以荣获本世纪最庸俗字眼称号。

因为无时、无地、无人不把它挂在嘴边自娱自赏。办公室的电话声里，路人邂逅的闲谈里，甚至嘈杂拥挤的菜场里，一片"忙"音。

大概这是一种成功的标榜，忙人总比闲人有前途吧；或者，是一种托辞，忙嘛，即使有照顾不周的地方，也请多包涵啦。

这其实是一种最没有道理的逻辑。就拿和家人吃饭这件事来说吧，因为忙，不能吃；实际情况是跑到外面和客户吃饭去了。同样是吃饭，却厚此薄彼。说到底还是心里有杆秤，轻重缓急，称得毫厘不差，然后按次序排列在时间表上。不是忙，而是因为和家人吃饭没有和客户吃饭重要。仅此而已。

到了办公室里，"忙"这个字就不仅仅是一种状态，而成了一门技能。因为"不忙"或闲着是永远不能被容忍的。

很多时候，办公室里是真的忙：忙着打商务电话；忙着写报告；忙着签合同；忙着应付老板的各种突发奇想……

但总有不忙的时候呀，那时又怎么"忙"起来呢？

有个销售经理选择煲电话粥，翻出电话簿，一个个打过去，谈谈八卦，调调感情，不时一阵阵娇笑。美其名曰：与客户联络感情。

我们的行政经理喜欢设计表格，费用报销呀、出差申请呀什么的。每当有新的格式传过来，要我们更新时，一定是他闲着没事干时的作品。

只有我们的总经理，每天直挺挺坐在电脑前，不时敲几下键盘，日理万机的样子，让人敬畏不已。但有一天他也露了马脚。

那是午饭时间，他一时兴起，满脸堆笑着问我们："你们知道总公司的老总喜欢哪个中国女明星吗？"

答案是"巩俐"，是他和总经理秘书网络聊天时知道的。

对这个答案，大家并没在意，但却对获得答案的手段兴趣甚浓。总算知道他"日理万机"时，在做些什么了。

当工作高于一切

当工作高于一切

当有的公司还在为是否应该允许员工上班时间使用MSN而头疼的时候，一部分职业精英已经将MSN视为最有效的管理工具之一，号召全体员工公开自己的MSN账号。于是上班时间内，谁在线，谁不在线，什么时候上的线，什么时候下的线，一目了然。MSN成了老板免费雇用的监工。

在一位多年老友的MSN上，我发现联系人被编进不同的组别。组别的设立十分专业化，基本上把行业上下游的各环节一网打尽，比如：供应商、客户、合作伙伴、同行等等。

因为被编进她的\\\"同行\\\"组，我感到有点不平衡，她在我的MSN上可是被排进\\\"朋友\\\"组的。对此她真诚解释：对不起，我的MSN上没有\\\"朋友\\\"组。然后我发现，她的丈夫被编进\\\"合作伙伴\\\"组，而她的大学同学则被归为\\\"受众\\\"组，就是他们产品的潜在消费者。

不要说MSN，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被利用来为工作谋取便利。有位喜欢做脚底按摩的企业家最喜欢约人洗脚，许多合同正是在洗脚的时候签订的。一次因为需要谈合同的人太多，从下午1点到晚上8点，他的脚底被连续按摩了7个小时，期间共接待了十余批人，不知道这对于脚底是享受还是折磨。而以前我的一位老板每次出差来上海，都要利用早、午、晚三餐不停地约见客户或者供应商。行程结束时，发现忘了和上海办公室的一位同事开会，竟然委婉建议这位同事晚上睡在他在酒店的房间，利用入睡前的时间把工作谈掉。

当工作高于一切的时候，生活中的其他内容就不再是本来面目，而是沦为消耗时间的蠢物，比如吃饭和睡觉。对一些人来说，如果不能利用被这些蠢物所占用的时间工作一会儿，那简直是对生活的犯罪。

就连父子关系也可以利用一把。像一位连锁便利店的老总，因为平时忙于应酬，很少和10岁的儿子交流。一次他突然发现家里喜士多便利店的塑料袋渐渐多了起来，而见不到罗森店塑料袋的影子，于是随口问了一句。没想到儿子应声答道：\\\"喜士多里面的新东西多。\\\"从此儿子在便利店老总的心目中多了一个新身份：青少年消费者。和儿子的交流则从经常没有交流转变成经常交流，交流方式主要是老总问儿子：\\\"这段时间你喜欢逛哪个便利店呀？\\\"

如果这对父子同时使用MSN，那么他们应该分别归入对方的\\\"客户\\\"和\\\"调研机构\\\"组吧。

以公司为圆点的生活

以公司为圆点的生活

北京有位IT精英过去6年内搬了5次家。作为一名33岁的男性单身IT人，他对住所的唯一要求是离公司步行15分钟的行程范围内。

无独有偶，上海一位正在考虑买房子的朋友也在四处搜集房源，最近却突然否定了考察了一年才确立的几个选择，把家安在从未考虑过的浦东，因为他们公司刚刚从浦西的南京西路搬到了浦东的陆家嘴。

不仅是住所围着公司转，这个城市里的精英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围着公司转。具体的表现是，以公司为圆点，离圆点最近的优先程度最高。这就是为什么一位律师朋友在生活中私人朋友也是他的同事，和他一样，都是同一家事务所的合伙人。

而晚上的饭局，通常是与公司事务沾边的有优先权。举个例子，分明是两周前约好的朋友聚会，之前的一天，却突然有人开溜：老板来视察了，有商务晚餐，并且这个理由一般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谅解。贴上"公司事务"的标签后，似乎就可以获得一些特权，就像在医院里出示老干部凭证就不必排队挂号一样。

有位年轻的同行问我，你认识过你的邻居吗？在上海住了十多年，我好像从未认识过他们。虽然是一梯两户，面对面住着，他们一家是几口，干什么的，有什么爱好，我一无所知。但是许多人背得出远在另一个城市的客户的生日甚至阴历的生日。或者更直接一点说，人们不是以公司为圆点确立生活的优先顺序，而是以利益为圆点确立。

以一个兼任业主委员会主任的朋友的生活为例，为了反对他们的物业公司在他们所住的小区内建立洗车厂，他和许多从未相识的邻居空前地团结在一起，为了这一共同的利益相互奔走。在这个过程中，他居然还和一些邻居成了好朋友，共同去打球、开车郊游。

不幸的是，利益的形势是随时变化的，当一些业主发现需要投入过多的精力时，悄悄撤退了。没几个月，他们的战斗情谊也日渐松弛。洗车厂到底还是建了起来，甚至有些并肩战斗过的业主友人已经背叛了自己，偷偷摸摸去洗车，因为对区内的业主可以优惠。

就这样，近半年建立起来的和睦的邻里关系在接下来的半年里又渐渐疏远，就像跳了槽的同事慢慢和以前的同事越走越远一样，生活又围绕着另一个圆点继续。

是福利，还是阴谋?

是福利，还是阴谋?

最近在中国写字楼族的私人邮箱间流传的热门信件是某IT中国公司腐败生活的组图，其中给人带来强烈感官刺激的图片有：展示着开心果、甜麦片、杏仁、木糖醇口香糖等十数种零食的四层高的零食柜，展示着香蕉、樱桃、葡萄、圣女果、苹果的水果篮，展示着含有佳得乐、王老吉、雪碧、农夫山泉等"不到二十种饮料"的饮料柜。

此外，"上班时间也可以玩的足球桌"、KTV超大包房兼瑜伽房、健身房和"需要提前预订"的按摩服务也让看客妒意骤生，更何况，"最有诱惑力的食堂"也正在建设中。

虽然有人在转发时不无鄙夷地指出，这一定是该公司内部员工对外炫耀性的贴子，但从照片拍摄的细致程度以及漫不经心做出的周到解释，比如"不到二十种饮料"之类怕看官漏数了几种的淡淡说明，贴子发布者心中的喜悦与骄傲跃然而出。

如此体贴的办公室，的确能赢得不少人心。甚至有看客在绝望地嫉妒之余一相情愿地认为：这家公司事实上在为"均贫富"做出努力——将公司所有者的巨额收入尽可能多的回馈员工。如果持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那么这家公司很可能连自己都没有想到，他们不仅成功地收买了人心，甚至一定程度上已被奉为缩小贫富差距的救世主。

由此可见，打工族是多么容易被满足，被感动，有时公司所做的一点点示好的举动，都会换回以加倍的忠诚或者加倍的卖力为表现的回报。事实上，这样的雇主很聪明，他们懂得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再高级的员工，除了对薪水的预期之外，还需要被尊重。

有的人却偏偏不懂。

一个销售经理就曾经多次抱怨他所属的公司。可是据我所知，他的薪水很高，而且公司待他不薄，因为在他的业绩达到指标后，公司请他和他的团队去上海最贵的餐厅吃饭。原来问题出在吃饭的时候老

板对他们说的话："多吃点哈。吃完了以后好好干！"他的说法是，他顿时感觉到自己像只被犒赏的猪。

相比之下，上述IT公司就聪明得多，特别说明足球桌"上班时间也可以玩"，当然他们知道以他们的工作量，上班时间没人有时间去玩。既迎合了员工被尊重，甚至被奉迎的虚荣，又不会有任何损失工作效率的风险。

事实上，这种过分关心员工的公司的动机很值得被怀疑一下。他们的潜台词是不是，除了睡觉的时间，其实你都可以在公司待着。是啊，颈椎酸了订个推拿，眼睛乏了去跑会儿步，嘴巴干了找饮料柜。既然不必出公司，不必再到外面的世界晃悠，那么省下来的时间干什么呢？工作啊。

怪不得有IT公司的老板自豪地说：我们的员工，每晚披星戴月地走，第二天一早还是开开心心地来上班。老板当然永远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是这些被优厚地豢养起来的员工，已经完全不知道离开公司后，应该怎么生活了。

榨取你所有的剩余价值

榨取你所有的剩余价值

翻开你的通讯录，看看有多少儿时玩伴成为了公司客户，有多少大学同窗曾助你打通业务渠道，又有多少小师弟、小师妹成为了精英同事？

被公司雇用，不止是你的时间，你的脑袋，你的语言，你的修养，你的四肢，你的力量，连同你的人际关系也一起被雇用了。

还是美国公司将买卖关系进行得最彻底，摆出一副不愿贪员工小便宜的高姿态，表示愿另外付钱购买员工的人脉：比如，发掘一个客户或者举荐一个能干的同事发奖金若干。更多的雇主则是装糊涂，口头感谢一下完事。有意思的是，被占了便宜的员工也糊涂，并不清楚自己贡献了多少价值，甚至还为帮朋友找到了一份新工作沾沾自喜。

有个高尚品牌的公关曾向我抱怨：公司要求她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要维护好品牌形象，包括周末shopping的时候，参加私人party的时候。因为这些场合很容易碰到客户或与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人。记得在一个朋友的生日宴会上，遇到过一个推销红酒的，公然对寿星说：哇，怎么不用我们的红酒呀，比你这支好多了。

超时工作啊。

如果公司不付加班费，一定要谈一个好的报酬，否则亏大了。

还有的公司更可怕。6点钟下班的时候，竟然静悄悄没一个走的。据说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到7点半以后。也就是说，公司把大家潜意识中的合理下班时间强行推迟了一个半小时。而7点半之前走的人，都是忐忑的，慌张的，像欠了什么似的。什么世道。

但要声明的是，以上所述种种都是在你不想当老板的情况下应该想的，应该警惕的，应该斗争的。如果你抱负在胸，大可不必在乎这些蝇头小利。尽管先忍气吞声好了，等你爬到理想中的高位后，再变本加厉从员工身上把它们赚回来！

新版妻离子散

新版妻离子散

周边的朋友，太多的人有这样的遭遇。

一个能干的房产界女朋友，不得不把10个月的宝宝扔给老公，去江西当老总去了；一对新闻圈的新婚伉俪，房子刚装修好，车牌也拍了，突然女的被派驻香港，只好告别无缘入住的三室两厅，去香港10平方的宿舍蜗居。据说这段长达3年的香港经历，将成为她此后职业生涯中永远的光环；还有，同事热恋中的男朋友，去加拿大读书了，现在两人只能昼夜颠倒地在MSN上相会。

全球化的时代，需要的是全球化的精英。你不仅要精通各地方言，各国语言和行为方式，最好还要有一颗红心，时刻准备着，为职业，背井离乡。

也有过挣扎和动摇。

房地产那位，临行前，频繁约人吃饭，想从友人嘴里挖出更多的理由，为几乎坍塌的信心寻找支持；香港那对，男的一直在"跟着去"还是"不跟着去"之间摇摆，前者损失的是薪水和职位，后者损失的是新婚甜蜜；加拿大那对人的恋情，现在已经开始动摇了，估计没等男方回来，就已各自有了新欢。

想在职业上有所飞越，总得付点代价吧。亲情、友情、恋情、兴趣爱好……会变成一笔笔账，送到不断变大的办公桌上，等着你来买单。有时，飞黄腾达的那一日，也是欠下一屁股感情债的时候。没有朋友，没有恋人，老婆跑了，孩子不认识你，母亲的口头禅变成："天知道他在地球的哪个角落！"

孤独的职场元帅。

这样的孤独感完全是自找的，一点也不值得同情。因为所有的"位移"都是可选择的。一边选择了远走拿高薪，一边又为远走的代价而痛苦万分。这样贪得无厌的人，痛苦一点，也是上帝的惩罚吧。

有个德国朋友就很想得开。他的妻子是个工作狂，最近争取到一个去英国工作的机会，决定离开沉闷的德国小镇。德国小伙立马辞职，欣然同行，现在英国处于待业状态。但他似乎对于事业并无热度，反倒更享受和女友共同营造的家庭氛围。他的信仰是：家庭，是最重要的。

不知道那些选择了远行的人，是不是有着同样执著的信仰：职业，是最重要的。但愿是吧。

把工作带回家?

把工作带回家?

我们揶揄过一位热爱操办家庭宴会的朋友：去你家吃饭，我们压力太大，不仅要称赞你家的桌布别致、餐具有品位，还得在听你长篇朗诵公司赞美诗的时候，作陶醉状。

实际情况是，相熟的朋友聚会时，中国大陆的朋友，尤其是北方城市的，多数不会强迫自己陶醉在好友们对所在公司的溢美之辞中，反而更乐意用自嘲或相互间的冷嘲热讽表达对工作的热爱、对公司的激情。而香港和台湾的朋友们则从不吝啬把各种赞美奉献给在座所有好友的公司和产品。

于是在非常热爱自己公司的朋友的家宴上，出现过这样一出滑稽的场面，长桌子两侧，分别坐着台湾友人和大陆朋友，被大家戏称为"海峡两岸"，当主人对公司的赞美诗毫无意外地再次响起时，台湾同胞无一例外深情款款看着她，就像美国电影里父母看着在学校毕业演出中担任主角的孩子，还适时地发出"哇"、"啊"等感叹词，而大陆同胞则无一例外地泼冷水，唱反调。

其实所有了解这位擅长赞美自己公司的人都知道，她倒真的没有一丝一毫虚情假意，而是确实享受这份工作给她带来的充实与快乐。但尽管如此，当众热烈地表达工作的甜蜜，还是会让人起鸡皮疙瘩，就像近距离看到一对情侣表达亲密一样。

如果工作对一些人来说像情侣关系，恨不得向全世界展示他们之间的愉悦，那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就像主仆，一些时间里被工作雇佣，不工作的时间里他才是自由的。对这样的人，如果你在非工作时段与他谈公事，会得到缘木求鱼的结果。据说那些把公司布置得像家一样的公司，最遭这些人的痛恨。有人把这样的人称为"分离型员工"，指他们的工作与生活泾渭分明。

有一段时间，我曾经很刻意地在私人朋友聚会时忘记带名片，试图与第一次谋面的朋友建立纯私人友谊。后来我发现这不仅费事，而且也容易误事。因为你不仅要费力地向对方介绍你工作的性质与内容，而且说不定哪一天对方能够在工作上帮到你的时候，你又找不到他的联络方式，结果既误了公事，又耽搁了作为私交的一次联络机会。再过一段时间后，你又会发现，新认识的人，如果没有工作上的一些联系，其他方面的联系也会越来越少，最后少到根本没有联系。

是的，工作和性别、年龄、出生地、兴趣爱好、爱人是谁、孩子是谁一样，成为一个人社会标识的一部分。而这些全部的社会标识的总和，就是我们的生活。这样一想，只要你能够平衡好生活中各部分的关系，把工作带回家、带回酒店还是留在办公室，又有什么不同呢？

当忙到没有生活

当忙到没有生活

一次有个法国飞来的朋友约吃晚饭，刚好那天我需要加班，但他第二天又要走，于是约在当晚我加完班后的11点半见面。一见面他就摇头，表示我的生活状态很糟糕，因为我"Nolife"。

如今这位老兄已回国工作，幸运地就职于一家国际闻名的咨询公司，拿着令人垂涎的薪金。只是现在轮到我对他摇头了。如果我的"Nolife"状况只是一个月内少数三四天的话，那么他的情况则刚好相反，除了少数三四天（包括周末），其余时间他全部"Nolife"。

这里"Nolife"的意思就是，从一大早睁开眼睛起，就开始想工作的事；一天之中，用最短的时间处理掉吃喝拉撒洗澡之类的琐事，吃最容易咀嚼并吞咽的食物，并尽量少喝水，以减少这些意思不大的事及其副作用所侵吞的工作时间；不断探测睡眠究竟可以有多短，从而把越来越多的睡眠时间改良为工作时间；尽量把一些当天没处理完的事情留在梦中思考，以提高醒来后的工作效率……至于什么休闲：看电影、逛公园、旅行甚至发发呆什么的，更是门儿都没有。

的确有一些人在自觉地、主动地按上述方式生活。前几天电视里的一位CEO还在自豪地总结着成功经验："我们的成功，主要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批员工，他们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工作着，每天深更半夜回家，第二天很早又来上班，而且，还很开心！"

不知道他的员工是真的开心，还是看上去开心，或者只是CEO一相情愿地主观假定他们开心。但显然我的法国归来的朋友并不开心。在他回国后我们仅有的一次聚会中，他有点迟疑地说："再干几年吧，干几年就走。这是碗青春饭。年纪稍大一点，就干不动了。"

而另一位在时装公司就职的女设计师则因为"Nolife"已经５年没有谈过恋爱，她没这个时间。上一次失恋还是在大学刚毕业时候，原因是她进了这家让她忙得连饭都没空吃的公司，而男友显然对她的生活

状态缺乏理解，于是分手。最近她终于决心与这份工作绝裂："钱再多也不干了。"

但也有人为自己没有被安排那么多工作，在别的同事忙得没空讲话而自己却有空上MSN时而感到不安。怕公司对自己不满，怕被公司遗弃，怕这是被解雇的先兆。因为这样的担心，据说一位就职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上海公司的年轻职员最近跳楼身亡。

可见人人都忙得像孙子一样，还不是最大的悲哀。看见别人忙得像孙子一样，自己却被隔离在忙碌之外，从而觉得生不如死，才是最大的悲哀。

健康生活成了幻想?

健康生活成了幻想?

有人用"苹果族"和"饼干族"来形容办公室里健康生活和不健康生活的人群。下午三四点暂时逃离电脑，吃个苹果提神的人被视为健康生活的实施者；而经常忘了中饭或晚饭，饿到胃疼得不行就塞两块饼干充饥的人则是不健康生活的代言人。

一位在苏州工作的技术男认为，一周在外面吃三次晚饭以上的生活，都是不健康的。理由如下：一、菜太油。二、私人时间被侵占。三、和妻子孩子的生活沟通时间被剥夺。他的健康生活是这样的：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半乘班车去公司，工作，晚上5点半乘班车回家吃饭。中间的工作时间，和太太至少通两次电话，聊聊吃了啥、在干什么、累不累之类的家常话。周六周日，其中一天在家休息，做做家务，另一天携妻儿外出找点节目，看电影、逛公园、外出吃饭之类。

Boring。这是包括我在内的几个生活在上海的人对这种健康生活的评价，也算是一行业精英，怎么连点生活方式都没有。其中一位生活态度比较激进的职业经理人甚至放出话来：叫我过这样的生活，不如让我去死。

这话如果被另一个人听到，不知道会产生怎样的后果。这个人曾经过着极端"不健康"的生活，凌晨３点之前绝对不会睡觉，一年难得在家里吃几次饭，热爱夜生活和各种怪异人群的聚会，曾经为了出席这样的聚会，从香港打飞机来上海过一夜，第二天再飞回香港去上班。不幸的是，他得了癌，37岁的时候。不知道这算不算上帝对这种不健康生活的判决。

在我收到的读者来信中，一位读者对此深有感触，他说，现在连口香糖都是装在"药瓶"里的，给人一种吃了药就会健康的联想。但同时他又表示：现代社会，不健康的生活才是健康的。作为一个有理想的热血青年，天天10点睡觉，每天在家吃晚饭，而不是出去社交，能

做出什么大事？我想，他在抽空发表完这番感慨，并且嚼了两片药瓶里的口香糖之后，不仅不再会为自己的不健康生活自责，反而会像嗑了药一样，有点自我陶醉了。

我的女朋友最近老抱怨她老公的不健康生活："本来他就很少能在晚上9点以前下班，现在好了，就算偶尔能9点前收工，也要拖着我去KTV或者泡吧，美其名曰"减压"。"她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安安顿顿在家里吃晚饭、看看DVD不能减压？他老公的解释是：工作强度太刺激，所谓以毒攻毒，需要稍微刺激一点的生活来解压。这大概是让不健康的生活者最心安理得的解释吧。

家庭观念算老几?

家庭观念算老几?

热爱美剧的人会发现，不管剧中人多么桀骜不逊、做了多少勾心斗角甚至伤天害理的事，他们的目的也多多少少与"为了家庭"有关，为了保护或者有助于他们的爱人和孩子，尽管很多时候事与愿违——也就是说，尽管很多情节是他们的行为破坏了家庭幸福，当然这主要是为了满足戏剧冲突的需要，但至少他们的动机是纯正的。"家庭至上"可以说是美国主流影视作品尽一切手段宣传的主要命题。

但在中国，家庭观念还算是个新鲜事物。说来话长。我们的上一辈在"把一切献给党"的年代里从不敢明目张胆地流露出"家庭至上"的言行，尽管在那个物资极度贫乏、欲望被无情压制的时代，每个孩子都享受过父母悄悄从工作单位捎回来的"物质便利"。比如电池厂父母带回来的电池啊，食品厂父母带回来的饼干啊，政府机构父母带回来的信纸啊……除了"组织"上人为造成的两地分居外，那时的人们倒还是身体力行着"家庭至上"，尽一切可能为贫瘠的家庭生活增加一抹亮色。尽管是无意识的，反正力气也没法儿往别处使，不如便宜便宜家里。

轮到六七十年代出生的精英挑大梁时，生活突然丰富多了，稀缺的不再是物质，而是时间。"事业"、"成功"、"自我价值实现"等概念远远跑在"家庭"前面。电视上如果出现这样的画面：妻子抱着嘤嘤哭泣的孩子空对着一桌菜发愣，丈夫却在公司里吃着方便面谈着大生意，那么它的中心思想是"丈夫为了事业日夜操劳"，而不是"这个男人没家庭观念"。有意思的是，久而久之，自以为成功的人都以按点回家、和家人一起吃饭为耻，宁可流连在外面没完没了的应酬中，感觉自己很有价值。"家庭观念"？"家庭观念"大概成了"妻管严"的同义词。

这两年情况又开始改变。大概拜"全球化"幸福观的影响所致，和谐美满的家庭成了为"个人价值"添砖加瓦的重要因素。于是带着小蜜

出双入对又落伍了，一些商业领袖人物开始宣称大多数晚饭在家里吃，意见领袖们也经常提到"我太太"、"我先生"或者"我的孩子"。"家庭观念"的地位至少在名义上被扶到空前的高度。只是说归说，有多少人真正地享受这种天伦之乐，又是另外一回事。

让你们单身去吧

让你们单身去吧

我觉得当前时尚的单身状态，和杂志上瞬息万变的裙摆或口红的颜色一样，完完全全是资本的阴谋。

模式大概是这样的：先是鼓吹成功的必要性，让花样年华的打工仔们疯狂卖命，根本无暇恋爱；等到这批打工仔们摇身变为成功的单身人士后，再鼓吹单身的流行性，让这帮三十出头的单身们自我感觉好得要命，糊里糊涂变成中年单身甚至老年单身，落得个一辈子为公司卖命的下场。

单身多好啊！不需要买菜烧饭，因此晚一点下班没关系；不需要陪老婆逛街，陪孩子练钢琴，因此有没有周末也无所谓；最好单身们再讨厌社交生活，拒绝假日出游，那就可以在公司打地铺了。困了就睡地毯，饿了就吃便当，醒了就干活。据说有的公司还为单身员工提供人性化的福利，可以在加班时间打网络游戏，权作枯燥工作的调节剂吧。

一般男单身们总会中途变节，单到三四十的时候，就耐不住了，随便找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完事。单了十数年，毕竟没有白单，多少有点家底和一个骄人的职位，而这个资本在婚姻市场里，还是比较畅销的。女单身就比较惨烈一点。她们和男单身不一样。在她们眼里，年轻和貌美倒在其次，地位、品位最好出类拔萃。可惜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优秀男士一般都更青睐于讨个温柔漂亮的女人暖窝，而不是找头母老虎教子。

怎么办呢？如果又不愿意向标准妥协，就只好单着。于是女老单身们的脾气通常很坏，因为单身并不是她们的初衷，但她们却不得不以此标榜，自己安慰自己。安慰未遂，只好靠折腾下属谋取快感。

女老单身们发脾气的时候，公司也许正在偷笑呢。他们更愿意纵容前者的坏脾气，因为她们很可能会化愤怒为力量，把时间加倍花在

工作上。

所以，发点脾气不要紧，只要单身就好。

朋友没空相见

朋友没空相见

喜得千金的一位同行最近宣布：以后会友通通在午餐时间进行，晚上的时间空出来供新添的宝贝使唤。从此与那些需要坐班并且午餐时间不到一小时的朋友不再相见。

如果没有公事上的牵绊，很少人有时间和朋友相聚。纯粹的玩乐、闲聊或者聚在一起发呆仿佛成了一件蠢事，就像依然有着文艺理想的青年放弃汇丰银行的工作跑到北京混地下乐队一样。

在我们大学毕业近十年仅有的一次小范围聚会中，有两位同窗因参加另一个同学聚会而爽约。那是他们入学不久的MBA同学会。看来MBA了两个星期的同学情谊比大学4年的积累还要牢固。或者，随着一圈圈年轮的增长，我应该用更理智的头脑来分析这种选择：熟络并交好MBA的朋友，比和一桌陈年旧友胡扯更有价值。

更多的朋友经常在业内应酬中相聚。比如记者编辑们，在新闻发布会上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很多老记们的好友就是从同行中发掘出来的。所谓日久生情，聚在一起搞新闻的时间多了，自然就成了朋友；聊天聊地聊心事的时间多了，自然就成了好朋友。反之亦然，那些没空相见的旧时友人，最多只能算是熟悉的陌生人。

有个著名的外科主刀大夫爆料：我和我最亲密的同行友人几乎每个星期都在机场碰面。兄弟们都是业内有名有姓的快刀手，工作日为各自所属的医院效劳，闲暇时间在业内刊物上华山论"刀"，晚上各自在爬格子，赶写书稿挣名份。周末则风尘仆仆外出会诊，你飞广州，我飞温州，给当地的富佬乡亲们主刀。时间成了比爱情还稀缺的资源。他们回忆和朋友相见的情形也变成：那次我飞青岛时，老张还要我给他介绍女朋友；飞石家庄那次，这家伙的老婆都怀胎３个月了……

当然，最多的相见是在MSN上。每天绿绿的带着不同的名字出现，又神不知鬼不觉退到红幕后面。回忆起来才发现，有些每天出现的小绿人已经有一两年未谋面了。剪了头发没？换了工作没？恋爱了没？现在用什么香水？一概不知。就算不知道，也懒得并且没时间把身体搬到这人面前见一面。

或者去友人们的博客上串门子。原来他辞职了，原来他在听这张CD，原来他居然会烧泰国菜……随着博客的一天天更新，朋友的形象也在一天天刷新。恍惚中似乎在与朋友天天相见，只是这位友人已经不太像自己原来认识的那个了。

度假也需要攻略

度假也需要攻略

对我来说，10月+上海=万岁。在这个凉风、碧空和温善的阳光构筑的季节里，我们有了7天的国庆假期和5天的APEC假期。虽然后者要以牺牲两个周末为代价，因而有朝三暮四的嫌疑。

但政令归政令，如果想让相对"悠长"的假日得以保全，还是要费点脑筋的。因为大多数职员会被要求在假日内保持手机线路畅通无阻，以便应对不测。对手机这个成"假"不足，败"假"有余的东西，我的主张向来是"忘记"。假装忘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或者把它转移到办公室的总机上吧。外出游玩时，手机除了用来拨110防身似乎没有什么其他用处。

一个朋友工作三年多了从来没享受过年假。因为紧急项目、大老板巡访、自己生病等种种原因，他放弃了一次又一次的带薪假日，让这项福利名存实亡。这大多是他自找的。只要人在办公室里，事情总会接二连三发生的。有时候实在搞不清楚是人生出的事，还是事来找人。但事情总会得到解决，无论你在还是不在，除非改朝换代的威胁已成为不能承受之重，以致于你宁可放弃假期。这是你的选择。

有个西班牙客户很强悍。度假前，她把一切资料封存，并吩咐助理在这期间不要做任何事情，一切由她回来后解决。害得我被迫将一个项目转交他人。她可以这样做的前提是与上司关系融洽，否则一定会因渎职而惨遭解雇。最惨的是这样一些人，带着手机、笔记本踏上旅途，以便随时遥控；把度假日程及时差明细表发给每一个同事，以便及时沟通。大有不把假日搞个支离破碎誓不罢休的势头。

这样的假，不度也罢。

当同事变成朋友

虽然江湖规律是同事成不了朋友，但事实上的情况是，除却和同事相处的时间、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吃饭的时间、睡觉的时间，想再

为朋友安排出一个专有时间，简直比每天坚持晨跑还难。

于是姑且把同事当成朋友，一起逛街、一起健身、一起钱柜、一起旅行……但总觉得同事成为朋友，最多也只是一起消磨时间的那种酒肉朋友，难以深交，毕竟利益纠缠，让人不得不有所保留。

偶尔遇到老同学或小时候的玩友，以为可以痛快淋漓谈一场友情的时候，却发现无从谈起。双方只是忙着补叙别后这些年的空白：你换工作啦？女友也换了？怎么结婚的时候也不通知一声？以前你不是挺喜欢玩游戏的嘛，怎么现在不玩了……明明聊了一个晚上，事后回想起来，什么都没谈。有时一两年未见的老朋友，也有点话不投机的感觉：

一起去野外生存吧！带着帐篷，到乡下庄稼地边上过一夜！

有毛病啊，好不容易十一长假，睡个懒觉还来不及呢。

职业与生活习惯迥异，没了共同语言。异地恋之所以难维系，大概也是同一个道理吧。

倒是同事能带来不少惊喜。

由于作息时间大致相同，一起去健身、旅行成为最容易不过的事，往往一呼百应；生活的圈子大致相同，大家的关注点也趋于一致，话题自然也多；此外每天相处8个小时，简直比和爱人待在一起的时间还多，日久难免生情，偶尔有些情场或情绪的失意，也能得到不少善意的安慰。

被"姑且"认可的朋友，其实在发挥着朋友的全部功能；而理想中的那些朋友，成了乌托邦一样的信仰。尤其是在半径20公里的大城市里，风尘仆仆跑出去，只是为了和旧朋友见一面，已够资格成为茶余饭后被传播的美谈。物以稀为贵，为了谈项目跑个大老远的人比比皆是，反之则稀有。

有些精英人物不仅适应了这些同事朋友，还以此为荣。有个被派驻上海的香港女经理说："我现在的朋友除了同事，就是生意中结识的客户。我觉得很好啊，大家的兴趣相当，很多事可以谈。"

接到一封邮件，在美国求学的大学同学发来的，呼吁我们当年同寝室的6个人各写一段文字，忆忆当年校园情谊。在几段已写就的文字里，有同时结交多个联谊寝室的诡计，有圣诞一起醉倒的丑态，有联合起来捉弄老师的恶作剧……一幕幕青春刹那间让身处的办公室连带窗外的城市一起变成灰色。对友情的乌托邦情结或许正缘于此吧。在这个乌托邦里，有着年少懵懂时的寸寸光阴，叫人如何能不珍惜?

这样精彩的时刻，一生得一两次足矣。其余时间，还是与同事一起挥霍吧。

当朋友全是同事

当朋友全是同事

最近在意大利的一本杂志上看到这样的文章：为何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少，到最后只剩下一些同事?

一位来自纽约的朋友则恨恨地说《Sex&theCity》描述的根本就是一个白日梦：四个来自不同行业的女人天天聚在一起吃快餐、逛街或者打牌。现实生活中的职业女性，连去超市购买日用品都挤不出时间，哪来那么多情致聚在一起八卦？又哪来那么多的巧合四个人刚好都有空?

巧的是周围的同事也在发出相似的感慨：朋友的时间老凑不到一起，还是约同事比较方便。于是工作日里坐在一个屋檐下的人，在相处了8个小时之后，晚上又继续聚在一起吃饭、逛街、去健身房，假日里再结伴出去游玩。单身的可以和单身的一起去夜店寻欢，有爱侣的玩四人或六人晚餐，有孩子的则两三家人一起搞个家庭集体郊游。反正同事比私人朋友多得多，可供选择的余地比较大。

除了同事，经常接触的还有客户。有个化妆品公司的女总经理自豪地说："我的朋友多是从客户中发展来的。"她真的是个极其聪明的人。把职业需求和个人需求成功地结合在一起。既增进了和客户的感情，确保自己能拿到最好的价格，又为自己的空余时间找到忠实的玩伴。彼此处在相同的专业领域，有着相似的审美和偏好，其实更容易找到相同的娱乐方式。倒是和原来的同窗旧友、儿时玩伴重新走在一起后，没了话题。最近好吗？好。忙吗？忙，你呢？也很忙。

不久前的一次大学聚会上，其中一位老同学因为要加班需提前离去。等到他的背影即将完全从视线中消失的时候，他当年的下铺突然把他叫住："哎，等等。你结婚了没？""结了。""嗯，结了好，结了好。"像是遇到多年未见的亲人，摸摸头、摸摸手："嗯，人好就

好。"尽管夹杂了一层生疏，但那种亲人一般的关切是在同事朋友或客户朋友身上看不到的。

再要好的同事玩伴，一旦其中一人跳了槽，这段美好的关系也随之玩完。茫茫大上海，从此以后谁知道俩人之间到底相隔多少幢写字楼？谁又能保证你能准时下班的时候，他也正好不加班？

好在朋友不一定常有空，同事却是天天在眼前。随时随地可以约时间，对日程。就算换一家公司，换一个专业领域，最多两个礼拜又多了一堆新的同事玩伴。只要依然在职业状态，永远不愁没有人相伴，一起杀死时间。

精英们的乏味生活

精英们的乏味生活

对职场里如鱼得水的精英们来说，最缺乏的资源就是时间。做不完的事情，开不完的会，加不完的班。好不容易混到可以轻松支付地球上任一经纬度的年假时，却突然发现自己已忙得没有时间去休假。

买菜、烧饭、做家务，这种严重浪费时间资源的重复劳动，当然早就被清理出精英们的日程表。七八百元找个朝九晚五来家里上班的阿姨，不是物美价廉吗？花两个小时和重要客户吃饭却是必要的，那不叫吃饭，那叫拓展人脉。交情好了，一张合同一签，这两个小时又何止几万几十万？

但自己一个人叫盒饭吃的时间又显得十分多余，如果充斥在各种广告里的营养药片同时含有每日所需的全部能量与营养，那该多方便。每日一粒，一天三顿至少省下一小时。有个创意总监居然心生奇想，假如有人能把我每日的吃喝拉撒全部代理掉，该有多好？

与职业带来的光环相比，吃喝拉撒、烧饭家务就像京剧中的龙套一样黯淡无光。精英们永远是追光下的主人翁，又哪来的工夫做这些后台杂事呢？

有位精力过人的女经理骄傲地宣称：我一天睡5个小时就够了。对日进斗金的精英们来说，生命的三分之一用来睡觉简直是件不可忍受的事。如今书城里大把关于成功攻略的书都在打睡眠的主意。据说睡眠只是种习惯，而习惯是可以培养或者改变的。如果能够把睡眠成功地从一天8小时减至5小时甚至不需要睡眠，那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在光环下独舞。或者，如果睡眠无法删除，利用睡眠时间来进行点别的什么事也是好的，比如：健身、阅读、听音乐等等。床就是一座多功能健身器，每晚在睡着之后，健身器载着熟睡的身体进行各项运动，音乐和有声书籍同时响起。一觉醒来，不仅完成了锻炼，同时读完了一本巴尔扎克，学会了周杰伦的最新专辑。

恋爱和生孩子当然也是名副其实的时间粉碎机。有位建筑师是这样规划自己的婚姻的：他打算在第三个本命年花3个月时间娶个媳妇。3个月当中，每周约会2至3次，每次历时2至3小时。按照他每小时500元的收入来算，他需要为这3个月的爱情支付36000元左右。何况，还有谈不成的风险呢？可惜目前只有帮人求婚的公司，如果连带将谈恋爱一同包办，就比较完美了。等所有的恋爱都谈完之后，他直接来享受婚姻，就比较理想了。

女精英最痛苦的莫过于生孩子。已经有好几个人在我面前抱怨过：科技已经发展到可以去月球度假，为什么人还需要十月怀胎呢？如果有一个专门的生育公司，负责将这件事情搞定就好了。

把生活外包

把生活外包

商业社会，讲究专业化、人性化、简单化。反映在最尖端的生活方式上，就是把生活中的精华留给自己享受，而把制造这精华的台前幕后诸多琐事包给别人。在大量农业人口纷纷进城谋生的中国大城市，中产精英早就可以用不多的花费把家务琐事外包出去了，这大概是会令生活在欧美大城市的中产绝望地艳羡或者恼羞成怒地在道义上谴责的。

首当其冲的是家务。我周围的朋友没有哪家不雇用阿姨的，有孩子的人家大多雇用两个，一个做家务，一个带孩子。阿姨可以帮忙搞定任何事情：买菜、烧饭、洗碗、擦地、买花、买水果、接送孩子上下课。购买"阿姨"这项服务究竟可以让生活变得多惬意呢?

有个任职杂志主编的女朋友做到了极致。她有天居然当着我们的面给阿姨打电话："阿姨，我那件紫色的内衣在哪儿？你找到了放在我枕头上。"有趣的是，她的瑞士公婆——两位老瑞士中产——对阿姨的服务非但不习惯，简直不知所措。在两位瑞士老人来上海看儿子媳妇的那几天，在阿姨拖地板的时候，婆婆一边跟阿姨抢着干，一边还给阿姨削苹果吃，让我的主编女朋友很是不爽："她都把阿姨惯坏了！"

有车的人，若喜欢自己开车的感觉，很好；若不喜欢，找个司机即可。我有个自己开公司的女朋友把新买的宝马交给司机开，理由是"我脑子里容易想其他事情，怕开车的时候分心。"此外，中国大把的汽车俱乐部，一年三四百元年费，可以代办任何跑腿的活：洗车、交养路费、买保险、处理交通罚单……大部分汽车俱乐部还会热情地用自己的驾照替你受扣分的处罚，如果你的12分限额已经快被扣光的话。

寄信、汇款甚至买电影票、看病挂号等时间消耗极大的事务，可以委托快递代劳。有些快递公司已经有计时服务的收费标准。当年上

海宋记香辣蟹热火得需要在早上10点排午餐的队并且永远不接受预订时，有位热衷时尚的经理人朋友为了向北京来的客人炫耀自己有本事请他们吃到这家餐馆，让快递公司的伙计在早上9点半就去排队，快排到了时给他打个电话，然后这位老兄施施然带着客人从容而至。40块钱而已。

还有的人甚至连买衣服的时间都没有，于是穿衣顾问应运而生。上门服务，了解你的需求后，为你量身定做购衣方案，直到送上门的衣服包你满意为止。只需签个单，你再也不必亲自逛商场。最好再聘个艺术顾问，把家里花瓶里的鲜花、墙上挂的画、CD架上的音乐全部搞定。你所要做的全部只是敞开你的感官，尽情享受。

一言以蔽之，就是所有你不想做或是没时间做的事，通通外包给别人来做，你来买单。然后你就可以淋漓尽致地工作、工作、工作！工作之外的时间就像旅游局做的电视广告：睡醒了以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饱暖过后，就躺在阳台的沙发椅上晒太阳，听音乐，或是一身华服去社交。

"外包生活"是会上瘾的。一旦你开始把洗衣烧饭包出去后，你就会渐渐习惯于把其余的不怎么优雅的生活过程外包出去，直到产生一些令人发指的念头。比如一位金牌律师，他很希望把找老婆这件事外包出去，而省去约会的麻烦，因为约会的麻烦在于，他没法请个快递帮他赴约。还有上述的女主编，她很希望把生孩子这件事外包出去，最好直接给她一个干干净净、纯洁得像真空一样的小可爱，送过来抱抱就好，从而免受身材走形之苦。

为了享受这种外包的完美，你所需要的只是努力、再努力工作，以确保自己每小时的薪水远远超过服务费单价。自己家里的牛尾汤没有朋友家的好吃？没关系，花双倍价钱把朋友家的阿姨挖过来就行了。

永远有人非议你

永远有人非议你

听到别人在背后议论你，尤其是议论你不好的一面，其实是件挺有趣的事，至少你可以知道，原来你的一举一动可以被解读得完全不同。

有朋友转告我说，某位同行觉得我很傲慢，可有趣的是，我并不认识这位同行。经过提醒，我才想起唯一的一次接触就是在同一张大桌子上吃过饭，大家谁也不认识谁的那种商务饭局。我只跟旁边的人说了话，跟其他的人可能只是换了换名片或者连名片也没有换，于是这种应酬上的疏忽就被定义为"傲慢"。

而我从一位同行嘴里听到的对我的密友的评论就更负面，这位密友是做商务运营的，被认为"浑身铜臭味，俗气"，并质疑我竟然和这样的人密交。我猜想很可能是第一次见面我的密友就和他谈如何管下属、如何用最少的报酬笼络住最好的人才等话题吧。而在我眼中，我的密友不仅热心，而且有胆识，有魅力，更主要的是，对我很好。

每个人都在试图从自己的立场评价别人，这个立场十分多样化。可能是需要被肯定的同行，需要被奖励的下属，需要被尊敬的同事，需要被伺候的客户，更何况还有需要被照顾的家人，需要被注意的亲戚，需要被相陪的友人，甚至需要被礼貌对待的各种服务人员。到最后就成了"盲人摸象"，每个人摸出来的都是不一样的。一旦需求没有被满足，就会有"非议"出现。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大叫"活着太累"了，想讨好所有的人，不累死才怪。

我有个把人际关系处理得八面玲珑的同行，年纪轻轻就坐上了高位。可是在他的大学同学嘴里，他成了"油滑、不真诚"的奸佞小人，判词是"你永远搞不清楚他心里真正的想法。"尽管在他来上海出差的时候，"奸佞小人"曾经派司机接过他，但依然被他"非议"，只是因为没有满足他"被真诚地对待"的虚无缥渺的需求。

我记得王家卫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过：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这话虽然极端，但反映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因为需求不同，人的言行实在是太容易被误读。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参加生意人饭局的原因，为了生意兴隆，他们希望尽可能少地避免任何非议产生的可能，因此言谈举止尽可能的"政治正确"，话题多为叙述和转述，尽可能少的避免带个人色彩的分析和评论，从而把饭局搞得一本正经，大家都说一通最近的新闻就完事，无聊至极。

完全不关注别人的非议，会被认为不合群、过于傲慢，容易丧失职场机会，但是太关注别人的非议，又会落得心神疲惫的下场。虽然非议并非随着生命的消逝就消失了，但历史更关注的还是一个人对世界的贡献。比如爱因斯坦，跟在他名字后面的永远是相对论，而不是他的婚外恋情。凯恩斯有句名言："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但死了之后，跟在你名字后面的还有你为这个世界做的事情，你放心，那些指指点点的非议绝对不在其中。

成为流言主角之后

成为流言主角之后

职场中的流言与绯闻，一点也不比娱乐圈少。同行或同事聚在一起，谈起身边朋友的朋友的八卦的时候，比讲述娱乐小报的绯闻头条更来劲。到底是自己认识的人、熟悉的事，聊起来共识更多，互动性更强，交流的快感也更强烈。

细数周边朋友，突然发现每个人身上都背着或多或少的流言：32岁的大学同学正成为一场婚外恋的第三者；有位前同事被传与下属不和，据说他的离职不是辞职，而是被解雇的；头衔是总经理的一个同行，据说月收入8000元都不到，完全不是他嘴里宣称的2万元；那个看上去还不错的新入行的小伙子，听说性倾向是……

有的人会因此而非常苦恼。听说真有人为此得了抑郁症，每天神经兮兮，看见有人在咬耳朵就疑神疑鬼，怎么看怎么像在说自己的坏话。时间长了，不跳楼才怪。这种人的错误在于，以为流言完完全全是对自己的伤害。

其实流言的娱乐功能比它的伤害功能强得多。大部分人在讨论流言时都会有诧异、厌恶、嫉妒、鄙视、诅咒、抱怨、惊恐等情绪产生。对于平淡的生活来说，这些大起大伏的情绪可以引发不少快感，这跟看恐怖片的道理是一样的。快感过后，一身惬意地重新工作。至于流言是真是假，又有谁去管呢？

分析流言散播者的心态，为的是得到更好的处理流言的方法。不闻不问，一笑置之，其实是对付流言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是，就算我钱少，我性倾向不主流，我和下属闹矛看，我其实是被解雇的，又能怎样呢？会被减薪吗？会失业吗？会致使减肥失败吗？更何况一般流言传过不久就烟消云散了，人们的注意力马上会转移到新的流言身上。如果跳出来解释，只会让自己再次荣获流言主角的待遇。

还真有人喜欢当流言主角，尤其是遇到跳槽之类的流言脚本。经常是一个人还没跳槽，外面关于他的下家的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原东家一听慌了，急急忙忙给他升职加薪。一段时间后，跳槽的流言渐渐销声匿迹，流言主角成为最大的赢家。这时大家才醒过神来，原来流言正是流言主角制造的。

也有伤害性强的流言。最致命的莫过于一些对工作能力的误解、中伤或者诽谤。"他对这行根本一窍不通……""据说他是克莱登大学毕业的……"此类容易让老板坐立不安的流言是一定要解释的，但也仅限于对发给你薪水的人解释。虽然真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浮出水面，但早一点擦亮老板的眼睛对自己绝对利大于弊。

成为流言主角绝对不是件值得苦恼的事，甚至应该说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情。这至少说明，大家在注意你，在谈论你，在观察你，这更说明，你具备被注意、被谈论、被观察的价值。与这些相比，更可悲的是那些从来没当过流言主角的人，他们的存在与否根本没人关心，也引不起别人倾听的兴趣。这才是更应该苦恼的事。

"那样的人"

"那样的人"

在听说邓文迪终于使默多克修改了遗嘱后，邓文迪的耶鲁校友，一位文质彬彬的男士回忆：第一次见到她是在香港的耶鲁校友会上，那时她还没有嫁给默多克。交谈不到3分钟，我就感觉到她是那样的人。

有人马上接话：现在风光着的全是那样的人。

哪样的人？目的明确，手段直接，与早先被推崇的"宁等三分，不抢一秒"的行为秩序分开旅行的人。

对于"那样的人"，美国人70年前就开始详细描绘并且研究探索了。《飘》中的郝思嘉正是"那样的人"的典型。有意思的是，研究者们，比如《飘》的作者，并不讨厌"那样的人"，相反，他们十分欣赏"那样的人"的勇气和个性。事实上，他们同样也欣赏"不那样的人"，比如韩媚兰，只是被欣赏的"不那样的人"对"那样的人"也是推崇备至的，而不是嫉妒或者诬谤。

有个做装饰艺术的朋友对"那样的人"始终无法释怀。她约了一个画家一起去看场地，准备和她合资建立一个工作室。想不到的是，人家却是"那样的人"。第二天就背着她把这个场地单独圈了下来，自己享用了，让这位装饰艺术朋友备感伤害。可是，这个画家就不怕从此不仅失去一个朋友，而且还多了一个敌人吗？只为了区区一间工作室，值吗？这个问题对"那样的人"根本不是问题。当工作室在她的心中牢牢占据第一把交椅的时候，不要说朋友，哪怕是兄弟姐妹或者父母师长都要让路。

80年代出生的师妹最近也在为是否要变成"那样的人"而左右摇摆。她的考虑有三：一、变成"那样的人"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是否会因为得到眼前利益而失去了长远利益？二、如果不变成"那样的人"，当被"那样的人"伤害时，应该怎样回击？会不会到最后既得

不到"那样的人"应得的好处，又被冠上"那样的人"的帽子？三、"那样的人"是否快乐？

思考的结果是，她决定暂时先做韩媚兰。虽然没有郝思嘉活得那么跌宕起伏，至少可以得到卫希礼的青睐和白瑞德的尊重，如果现实当中真的有卫希礼或者白瑞德的话。

职场坏人

职场坏人

职场八卦中的话题人物，大多都是坏蛋。要么是半夜2点还打骚扰电话的周扒皮式老板，要么是连领一支圆珠笔都要记录在案的葛朗台式的行政主管，要么是谎话连篇、整天像是在梦呓的神经质同事。

在一家私人企业做老板得力助手的张先生牢骚很多，因为他的老板不仅脾气阴晴不定，还喜欢让员工变着花样拍自己的马屁。阴晴不定的表现是，他有时对员工像对家人一样好，请他们到家里吃饭，给他们买体面的衣服，循循善诱指出他们工作时不够技巧之处……

当然这是晴天的时候，阴天的时候呢，则是开会开会开会、训斥训斥训斥，有时一个无心的小错误会被骂到狗血喷头，有时一个五六个小时的会议主要就是用来说明与会员工大多都是脑子进水的笨蛋。承认自己是笨蛋还不行，还得一个个发言，深入领会并且自我诠释自己究竟笨在哪里，是生来就笨还是因为态度不端正才笨的，当然，最后要以歌颂老板的话作为结束语，因为这通常会赢来这位老板对你的"笨"的"宽宏大量"。

说实话，这样的老板并不能引起我的好奇。职场里这样的坏人多了去了。我好奇的是，这位张先生为什么居然能在这样的老板手下待了4年，并且目前依然没有跳槽的意向？答案是"跟着他能学到东西"，并且，薪水福利也不差。

所以坏人还是有好的地方。而且这个好的地方还很关键，往往可以把他的坏处比下去。换句话说，职场上的人，坏，并不可怕，只要公司运营成功，业绩出色，并且没引起公安局或者法院的兴趣，爱怎么坏怎么坏去，说不定还能坏得很有"个性"，因而被人称颂。

与此相反，有时被人评价为"好人"却是件忧喜难辨的事。我恰恰认识这样一个好人。因为在专业领域工作了十余年，为人忠厚老实，广结善缘，并且对工作忠心耿耿，因而获得了一个主持某部门工作的

差事。在他上任半年后，一大堆问题出现了：他主管的那块业务，效率低下，业绩黯淡，人员流动极快，而他把自己也搞得很累，每天9点来，夜里12点才走。

终于，管理层发现了问题，把他调走了。据说在欢送他的那一天，很多同事心情复杂，有几个人发自肺腑地对他表示：你是个好人。

这样的评价，不知道他听了之后，心里是什么滋味。

端茶倒水的后果

端茶倒水的后果

事情是这样的：

正在开会的时候，员工小王站起来给大家倒了一圈茶。他先从左边的副经理开始倒起，依次是员工小张、员工小李，总经理和另一位副经理，最后是自己。

小小的一件事，在每个人心里演化成不同意味的故事。

小王左面的副经理：哦，谢谢。——视若无睹，没有任何后果。

小张：切，马屁精。可真会表现自己呀。要是头儿不在，看他还倒不倒茶！——小王从此沦为小张心目中的丑角，善于溜须拍马，迎合上司。

小李：哎呀，糟啦，为什么我没想起来去倒茶呢？下次一定要抢在他前面。——小王从此有了一个竞争对手。

总经理：嗯，不错，小王挺懂事。——小王从此赢得总经理的青睐。

小王右边的副经理：他为何不从右边开始倒？右边离总经理更近嘛！这分明是看得起另一个副经理而看不起我嘛。——小王莫名其妙成为这个副经理的敌人。

其实小王只是口渴得厉害，又不好意思光是自己一个人喝茶，于是出于礼貌给大家都倒了茶。至于倒茶的顺序，完全是不经意间形成的，没有任何讲究。

那么一件简单的事情，都会有这么多可怕的后果，更何况在公司里做的其他事呢？

初入职场的新人每每提起这些事情，就有不寒而栗的恐惧。我的一个小师妹竟然为此一次又一次地辞职，最后干脆躲在家里不出来工作完事。

如果以为躲得过这些是非，那就错了。不要说同事间了，就是和父母以及兄弟姐妹之间，也会发生诸如此类的猜疑。

E-mail大战

E-mail大战

以前有个同事无论大事小事都喜欢写E-mail，哪怕被他E-mail的人就坐在正对面。他的理由是：如果当面说或者在电话里讲，对方左耳听右耳也许就忘了，许多事情从此死无对证。

写成E-mail，白纸黑字，谁也赖不掉。他电脑里保留着自他懂得收发E-mail起的所有邮件，最早的一封是1996年的。每次换电脑，都要把这堆数以万计的邮件搬到新家去。

自从E-mail作为正式文件形式被公司接纳后，阅读公司E-mail有时就成为一种额外的乐趣，甚至比朋友穷极无聊时群发的小游戏还有趣。

记忆深刻的一封E-mail来自我们的CEO，主题是：致本公司杰出的S/M团队。所有人收到E-mail后都以为大老板心情甚佳，给大家开个玩笑。细看才知道，原来他的S/M是Sales和Marketing的缩写。这还不算，当他发现大家都在偷笑时，竟然摸不着头脑。直到后来逼问一个助理，才明白原来S/M另有深意。一个经典公司八卦就此诞生：老板竟连S/M都不懂。

有的E-mail像彗星一样，拖着长长的尾巴。一条一条看下去，也许就是一场如火如荼的战争。

收到过一封莫名其妙的邮件，一个平时连脸也不太熟的同事声泪俱下陈述他的委屈："亲爱的全体同事，以下是我做这个项目的具体时间表，请各位明察。"下面是一张没头没脑的时间表。这时突然看到屏幕旁的下拉滚轴显示，这几行字还仅仅是这封信的开始。

一封封读下去，就像一篇长篇小说。原来他们的项目误期了，客户很生气，不仅不准备付款，而且根本不打算再与他们合作了。第一封E-mail是客户发给项目经理的，彬彬有礼地陈述了拒绝付款的理由。项目经理群发给小组成员，希望大家找出责任人。然后小组成员

接二连三的回复，间中还有证人与证词。后来有人在回复的时候，顺带抄送给了大老板。最后把责任落实在几个一直没有回复的人身上。其中一个被逼急了，于是写了这样一封信，抄送全公司员工，以示清白。

可别小看了E-mail功能中的抄送、暗送、转发等功能，简单的几个词，里面大有玄机。他们有时比会议更暧昧，比八卦传媒更辣手。记住，你所写的每一个字，都将作为之后法庭中的证词。

据微软的一位员工说，他们设计的邮件产品，除了抄送、暗送、转发等功能，还有"不得抄送"、"不得暗送"、"不得转送"甚至"不得回复"、"阅毕自行删除"等功能。只是这些新武器还没有被广泛掌握。看来，若想打好下一场升级的E-mail战争，先要把邮件新功能研究透了再说。

斗争的快感

斗争的快感

三四十岁的铁杆朋友聚在一起，偶尔会分享职场斗争经验。大到顶头上司因升职未遂跳了槽，自己是否应该跟着一起走，小到E-mail里一句有点怨气的话，究竟应该怎样措辞。

如果二十多岁时对类似的事情还会反感、畏惧、逃避的话，三四十岁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更倾向于选择重在参与的积极态度，或者至少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明哲保身的计策。

一位跳过四五次槽，终于在一家公司的销售总监职位上安顿下来的才俊说：现在我知道，哪里都有斗争。你不跟别人斗，就会被别人斗。在"与其，不如"的原则下，他开始调动三十多年积累的全部生活经验，投入战斗，并成功地粉碎了几个想挤走他的阴谋。

参与过职场斗争的副作用是，你会慢慢习惯于身陷这种争斗，甚至开始享受斗争的过程。

陶醉于不断升级的斗争技巧，就像武侠小说中刚出鞘的剑，沾了血后，从此见了血就容易兴奋。如果说有的人把职场斗争当成噩梦来做的话，还真的有人把它当做补药来吃，越斗越来劲。

以前有位老前辈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IfightbecauseI"mright。言下之意是她是为正义而战的。言下之意的言下之意是，如果和她处于同样的情况而不斗争的话，就是对真理和正义的背叛，是违背职业道德的。这是我听到的对职场斗争最崇高的诠释。在她的辞典里，职场斗争哪里是黑暗或者肮脏的，根本就是每个职业人神圣而不可亵渎的天职。

对精力旺盛的聪明人来说，既然运气不好，没能生在成就拿破仑的战争年代，只好在职场上杀个痛快了。前几天遇到的一位富商就是这种人。在做生化产品成功之后，他又大举入侵房地产业、影视业，区区几年，把竞争对手杀了个干干净净后，踏平了涉足的所有领域。

如今又进入事业的平稳期，没那么多仗打了，他闲不下来，又插手妹妹的选婿风波，成功赶走了四五个妹妹找来的"小白脸"。

当下红遍中国的易中天，讲的题材虽然是三国，其实讲的就是一部职场斗争大全，难怪吸引了无数职场精英的追随。只是斗争高手曹操在战斗间歇登临碣石之际，还能有闲情逸致写下"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浪漫诗句。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参与战斗的人，都依然保有这种诗情画意。

踢人游戏

踢人游戏

一个同事悄无声息离开了公司，因为跑到老板的老板那里去告老板的状，结果直接被老板踢走了。她很委屈，因为大老板曾向她抱怨过对小老板的强烈不满，并表示愿意直接和她沟通，帮她解决问题。但很显然不是这种问题，是她搞错了。

有个大学同学最近跳槽到一家贸易公司做市场推广经理，刚上任3个月就灰溜溜地离开了。因为他的老板很强硬，大事小事一手包揽，让他沦落为事实上纯粹的执行者，或者，老板的高级秘书。不久前，公司认为他们的一个活动做得极其失败，属于严重失职。不幸的是，所有的人都以为我这位同学是全部的责任人，于是成了理所当然的替罪羊，只好引咎辞职。

哪里都有游戏规则。只要你想扮演这个角色，就要遵循这个规则。当然，你有权选择不玩这个游戏，玩另外一个。

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秋日传奇》里，他哥哥是个玩人类游戏规则的好手，善于摆平各种关系，包括家庭关系，于是成了议员。他自己适合自然选择的游戏规则，熟谙弱肉强食的生存规律，所以他年轻时能杀熊，年老时就被熊杀了。他弟弟是个理想主义者，以为美好的理想意味着一切，结果是跑了老婆丢了性命。可见光有理想不理会规则是行不通的，除非你不想要老婆也不想活太久。

只是，遵循或者驾驭一种游戏规则往往要付出一些代价，时间、精力就不说了，也许还有良心、正直，或者道德……个中得失，孰轻孰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杆度量衡。

黛安娜的死被部分人认为是一个政治事件而不单单是个车祸。我宁愿相信前者，宁愿相信她在这个政治游戏中被踢出了局。一个位高权重的女强人曾当着我的面评论她：她真是个笨女人。她以为婚姻是她的生活，其实她搞错了，那只是她的职业。

我觉得，黛安娜很清楚那是个职业，她只是累了，不想再玩下去了。

马屁有道

马屁有道

以前的一位同事最近忙着为他现在的老板介绍专打离婚官司的律师，因为他的老板在闹离婚，而这位前同事又正好是法律系毕业的。

这件看上去合情合理的事在一些议论中变成了：他可真会拍老板的马屁。

按这种议论的逻辑进行推理，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只要是为老板，或者任何比自己级别高的同事做工作以外的事，就是拍马屁。

之所以会有人这么议论，是因为职场中溜须拍马的事实在太多了，而且无论是中资还是外资机构，政府还是皮包公司，只要有上下级存在的地方，马屁就像苔藓一样无处不在地阴暗地生长着。更何况，在情商被一再强调的今天，稍有一点智商的人都能意识到马屁对于润滑人情的重要性。

当然，争着去夸老板排出的气体是香的之类的马屁早就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现在的水晶心肝玻璃人儿们，更愿意去迎合上司的良好感觉，比如用百米冲刺的一路小跑去执行老板的微不足道的命令。有位新上任的老板最喜欢夸奖一位爱在办公室里演示短跑速度的员工：你们看看人家，无论我叫他做任何事，他都是跑步去的。

虽然不善于跑短跑的员工得不到这位老板的青睐，但那位喜欢显示短跑才能的爱将也很可能在别的老板那里坐冷板凳。

一位朋友有次提到，她的下属，一个80年代出生的女孩，去日本出差，竟然打了个越洋长途回来，只是为了问她喜不喜欢吃一种膨化食品。她不喜欢。于是这个女孩给她带了一种海苔味道的特色点心，此外还没有忘记买一大盒巧克力，给同事分享。倒不是因为海苔点心不合口味，而是那个越洋长途，让这位朋友不太舒服："这个小孩儿太有心机了！"一个多余的电话，使得马屁拍到了马腿上。

如果那位短跑爱将在她手底下打工，没准也会惨遭雪藏，理由是："太夸张了吧，用得着跑步前进嘛，这个小孩儿太有心机了！"

然而据我所知，那位法律系的前同事一直是介绍离婚律师的热心人，可能是离婚率越来越高的原因，他的免费服务对象从同事、客户成功扩展到做清洁工作的阿姨。因此为老板免费服务，绝对是一种惯性。当然，这个举动赢得了老板的青睐，那纯属意外的惊喜。遗憾的是这种青睐，应该没有大到不加班也照样升职的程度。

最辛苦的还要当属短跑爱将。问题是，他是只在上司面前跑，还是在所有同事面前都跑；是在所有上司面前跑，还是有选择地在少数几位上司面前跑，这应该是道挺难的选择题。万一跑得不均匀，说不定还不如不跑。

不能拍的马屁

不能拍的马屁

有些没写在工作职责上的事儿，做做无妨。凡是有台能上网的电脑的员工，谁会忙得连网上的新闻和热门视频都没空看呢？

与其在网上磨洋工打发时间，不如利用它们做些疑似"拍马屁"的事儿：比如给客户打个赞扬电话，夸他的博客文采好；比如帮热爱唱KTV的老板搜集一些新歌mp3，当然事先要研究他喜欢的风格，别忘了送顶"歌神"的高帽子；比如给即将离职的高管写一首情深意切的十六行诗，歌功颂德之外不经意间流露出依依不舍的情绪——谁知道人家是不是被挖走坐更高的职位了呢？

这些举手投足之劳的小事儿——大部分属于礼节性或是保姆性的，说得难听点，是马屁，是阿谀奉承，说得好听些，是懂事，善解人意，甚至善良勤劳。难道不是吗？作为公司员工，主动与客户维系优质的关系；作为下属，积极为上司分担劳动密集型事务；作为同事，乐于在办公室创建其乐融融的工作氛围。如果业务能力相当，这样的员工不升职，升谁的？

但职场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常常不是按照"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老法则来的。恰恰相反，你过于勤劳，就容易致使你的受益人懒惰；你过于善解人意，就会培养别人的贪得无厌。就像溺爱的母亲和被宠坏了的儿子，当儿子终于犯下滔天大罪时，很难说清母亲的过错究竟占几成。

例如"奉陪"的马屁。偶尔的奉陪，谁都碰到过。海外的大领导来访，陪形单影只的领导喝喝酒，聊聊闲话，陪客户泡吧、吃宵夜。但若是叫你天天陪，夜夜陪，陪到一年到头看不到家人，陪到爱人孩子怨声载道，就要对"过度奉陪"亮红灯了。这时候需要思考的是，减少"奉陪"的频率甚至改变"奉陪"的习惯，究竟会给职业带来多少损失？聪明的人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合理的取舍。

我自己的感觉是，不管是老板也好，同事也好，客户也好，如果每隔一两个月有一次聚会和私下交流，会对工作带来积极的效果。如果交往过密，距离产生美的普遍规律同样会应验－－尤其是出于奉迎的动机而过于频繁地和领导混在一起，会让精明的领导开心之余怀疑你的专业素质。

对领导的错误决策也不能乱拍马屁。委婉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哪怕是只立不破，并且白纸黑字写在E-mail里是最好的方法。清朝的良臣遇到这种情况通常会在折子上写"皇上圣明。臣以为……"也就是前一句拍着皇上的马屁，后一句却在阐明自己的不同意见－－注意，他拍的是人的马屁，而不是这个决定的马屁。这个方法可以效仿。中国历史上的大臣几乎没有不是马屁精的，学一点皮毛，就够受用一辈子了。

涉及幕后交易或违规操作的事，就更不能随便迎合了。一些金融机构的中层经理常会面临这样的难题：大领导在手续不全的情况下明示或暗示他们放款，而签字的却是中层经理。签，还是不签？很明显，听话的，或许容易升迁，但等到哪一天真的东窗事发，悔不当初已经来不及了。这很像是进入一个职场赌局，高风险，高收益，很可能做10次都没事，但一旦失手，全盘皆输。我不是这样的赌徒，但愿你也不是。